

庚辰穀雨前一日以爲

靜丞仁兄大人四旬誕辰誌慶

陳寶鉞

弟關維恭拜贈

孟昭崑

曾文正公全集

第一六五

冊八冊

曾文正公批牘卷三

同治二年癸亥歲十月起安慶行轅

統領飛虎等營石鎮清吉稟謝蒙恩賞賜對聯

該鎮於四年相見時已自樸實耐勞近於戰守二事講求更精
今歲以四營防守廬州要地整飭戎行誅鋤匪類使大股賊不
敢近城官民多相稱頌若非以廉儉持躬以嚴明馭眾焉能如
此若常持此心何難鍊成名將儲爲大用發去楹聯願諸將士
益相勸勉不足言謝也

鮑提督超稟請派防各處以便大隊進剿廣德并請假回

籍由

前於建平東壩並復後本部堂又令陞字五營守高瀆鈞字五營守建平請貴軍全部守東壩爲各路游擊之師業經續行咨達昨准彭部堂緘報溧水已於十二日收復調陞營由高瀆往守并稱速謀溧陽必可一鼓攻下如果收復溧陽句容只好於金陵曾部院大營撥兵守之洪容海須守高瀆貴軍畱爲游擊之用不能再撥守兵矣貴軍門陳請歸葬情詞迫切具見孝思純篤東壩先復奏請給假本部堂原有成約惟此時機局與春閒訂約之時又不相同貴軍門官至一品忠勲簡在帝心滅賊之志與感恩思報之誠必應夢寐不忘國事家事

必能視同一體知所緩急無俟本部堂數數堅畱也仍請查照

歷次函牘批答勉畱五箇月以成大功風水之說不足深信靈
柩入城一節已於前緘內批明卽咨四川督部堂并札飭本籍
夔州府知照矣至寄家辦喪銀兩未能落實良用厯念兄弟之
閒惟有從寬善處不可稍失和氣貴軍門後福方長區區耗費
卽他人用之尙不足惜况兄弟耶

統帶湘皖等營蔣道凝學稟拔營抵霍日期并成參將擬
自率三營力疾進剿由

成參將自率三營進剿亦無不可旣與潘林各練一路進兵總
須推誠布公不可盡用權術嚴禁兵勇騷擾可以使之心服官
軍力任其難不稍退怯亦可使之畏威也

管理湘中右等營毛道有銘稟明率老廟集五營進紮蘇

王壩由

據稟及另單輿圖均已閱悉前因該道與六安曾道函稱正陽
有機可乘後路不虞抄截故派該道會同周軍進取正陽久不
見稟報拔營日期以爲奉調卽行矣茲據稱李軍尙未進攻下
蔡壽城之賊猶恐時出滋擾又恐王家灣黃家埂塘各匪圩包
抄我軍後路難於進攻各等語閱之殊深詫異然則該道與六
安曾道通函欲攻正陽之時李軍已進取下蔡乎王家灣黃家
埂塘當時遂無匪圩乎出爾反爾不能自踐其言殊不可解正
陽東南北之水據圖稱晴久則涸入冬以來連晴二十餘日想

亦可搭造浮橋渡兵進剿矣昨批令周軍卽由王家灣進兵以
攻正陽該道與之或分或合板橋集老廟集之營或撤或畱此
等小處本部堂概不遙制概由該道自主但不准不攻正陽而
以收撫苗圩輕輕了事耳所以急於進兵者原冀掣動賊勢以
解蒙圍若文報往返太多耽閣太久蒙城不守苗勢大張則該
軍與周軍方自守之不暇豈復似前此之有機可乘哉李軍門
方銳志進圖下蔡老巢或不暇繞過壽南附近壽城之圩大抵
平日則自附苗黨官軍至則自稱良圩及戰爭之際苗勝則助
苗官軍勝則助官譬若草從風靡可南可北李軍門所攻民圩
數十果能必其一非苗黨乎該道將來進兵然後知似苗非苗

分別良莠極不易易也所請預禁之處應毋庸議

統帶貞右等營成參將大吉稟復固始縣紳民列控暨呈
明請病假緣由

昨據該將呈報扶疾拔營與蔣道會師前進能就此約束部卒
奮勉圖功挽回聲名則前此飭查之案亦未嘗不可予以自新
量從寬減本部堂訪察諸將之聲望多采諸部卒與百姓之口
該將果爲部卒所畏愛百姓所感頌本部堂豈能故爲苛求如
其反是亦豈能故爲寬縱爲榮爲辱在該將之自取之不必預
先瀆陳也

統帶湘皖等營蔣道凝學
統帶貞右等營陳參將大吉

稟克復潁上縣城乘勢進攻

正陽由

苗逆就戮賊膽皆寒潁上踞逆獻城出降自是意中之事若再將正陽收復則淮甸可告肅清此時壽州之賊已降正陽之賊斷難孤立大兵一至亦必相率獻城也其尤爲出力員弁兵練俟正陽收復後彙案核獎此次平苗之功以僧郎及唐富李陳諸軍爲最我湘軍未當前敵未經大戰當郎帥未誅苗逆之先該軍等前卻次且屢催不進將來祇能酌保數人不能開單多保也

代辦精捷全軍事務陳道鳴志稟統憲江軍門病故懇

奏請賜卹由

江軍門自咸豐三年以後日在兵閒殊勲偉績照耀於江湖鄂
皖粵西等省不可殫數此次千里赴援暑雨載途喘息未定卽
進勦彭湖之賊病勇未愈又馳解青陽之圍戰功最多勞苦最
甚昨者因病過皖相見悽惻然猶冀天佑勞臣傷病雖深或者
壽命不促茲聞來稟竟於初四日舟抵吳城時病故悲悼曷已
查江軍門以書生從戎歷保文職洊至監司大員又蒙 恩擢
署貴州巡撫茲於立功後積勞病故應奏請 特恩仍照文職
例賜卹以慰忠魂并奏明照例入城治喪

管理湘中右等營毛道有銘稟收復正陽關由

此次會復正陽關城苗黨係畏僧邸之威非畏楚軍之進攻也

我軍前此旣不能保全後此株守五箇月不能進剿壽正潁上
一次以掣懷蒙之賊勢直至僧郎南下蒙城解圍苗逆授首乃
始進攻潁正淮上諸軍必譏我軍危時全不動手安時乃來爭
功矣所有正陽一關該軍等不必畱營戍守以避爭功之嫌

批朱鎮軍十一月十三日稟

祁門旣已收復徽休兩城尙可堅守此大局之幸也余前擬令
貴軍棄旌不守而退守徽休今貴軍米糧子藥旣可支二三箇
月則旌城斷不可輕棄宜仍竭力堅守至囑至囑現在鮑軍糧
路已通若年內能將甯郡之賊打退則蕪湖魯港之船可由涇
縣直運至三溪旌德矣較之由徽祁嶺內運出難易迥殊也王

道鈴峯一軍現今其駐紫祁門但該軍非本部堂所統倘左帥
欲調至景鎮婺源等處則貴軍宜退徽州唐軍宜退休甯各派
二營共守休甯若王鈴峯尙在祁門則貴軍斷不可輕動也涇
旌兩縣交界之區貴軍宜約易鎮吳守有事則會剿無事則會
哨庶旌軍不甚孤寂賊若竄江西本部堂已奏調江味根一軍
來剿沈帥亦派韓軍五千人左帥亦派蔣軍萬人會剿皆商定
矣應無大礙

統帶吉中果字確字營彭道椿年稟報開用關防日期由
古來名將帥亦多出於文弱書生功之成與否雖不敢預必要
之潔清自矢則眾不敢侮嚴明馭下則兵不敢玩此則有志之

士可以勉力爲之立竿見影者也聖賢豪傑豈有種子大半皆
銖積寸累漸作而漸進漸似而漸成耳

統帶精毅營席道寶田稟陳道鈔奉批示擬緩期前赴江

西省垣由

該道因陳道進省防務無人照料暫緩離營具見公爾忘私顧
全大局頃接蘇撫部院函稱僞忠王將由甯國縣竄至玉山廣
信上犯江西等語查咸豐十年冬忠酋上竄江西係由甯國縣
而出昌化淳安開化以達於玉山十一年正月初旬連圍玉山
廣豐廣信三城然後內竄腹地圍撫建陷吉安瑞州義甯遂入
鄂省連破七城仍回江西新昌瑞州豐城撫州瀘溪鉛山以抵

浙江而陷杭州其時該逆雖未能解安慶之圍而數月之內長驅五千餘里攻陷二十餘城擄人數十萬財物無算是僞忠王生平最快意之事此次自蘇州踉蹌奔出失意之秋思欲重尋此路上犯江西兩湖實屬賊計應有之舉亦官軍最可慮之端若昌化溇開一路難以闖過則仍從旌德太石上犯建德饒景亦屬意中之事仰該道妥爲防範并將石門洋塘通景鎮之路無分大道窄徑一一踰勘繪圖通知各軍以備互相援應仍以一分齎呈本部堂備查

批梅守錦源十一月二十二日稟

頃見石埭紳耆致在省諸紳書深怨朱軍之騷擾其略云古目

投誠民皆以爲有家可歸種作有期不意被朱軍駐紮兵勇將
房屋拆毀以作柴薪歸民捉去爲伊搬運所有店鋪被兵勇輩
佔居買賣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實搜取室物我邑
城鄉內外房屋完全者百無一二如此橫行以致歸民有官兵
不若長毛之嘆云云以上皆信
中語雲巖不在營中何以各營官全不
管束致紳民怨恨若此究竟何營規矩最鬆拆屋者何哨最甚
仰一面查明懲辦一面開單稟明吾輩帶兵若不從愛民二字
上用功則造孽大矣千萬懍懍

唐鎮義訓稟奉遣撤良字前右兩營擬就兩營挑選精銳
別爲一營請示遵行由

就良字兩營中挑五百人爲一營哨官什長均由湘軍挑放尙屬可行仰卽照所議辦理如勇丁實多精壯者卽多挑一哨亦無不可但只可令之守城不可派出野戰此係因貴鎮兵力太薄故勉強允其所請至於各處敗兵往往一收再收屢次誤事論者皆曰不收之當勇則彼將從賊矣余向不以此說爲然因怕他從賊而一概收之入伍以有用之餉銀養極壞之敗卒天下之遊勇潰兵可勝收哉貴鎮此次可偶一爲之以後切不可聽此等議論金陵十年之敗鮑軍近日之弱皆由收勇時全不謹慎耳

統領老湘營易鎮開俊稟遵示整肅營規由

前此涇縣捉夫搶擄諸案業經梟示數人亦殺一警百之道惟一味撇清謂與貴鎮營內勇夫無涉究未免信心太過蓋統轄既多必有耳目難周號令不行之處本部堂治軍多年刻刻嚴禁騷擾而每遇人告我部下擾民之案不敢護短以拒人言不敢信我兵之皆良不敢疑告者之皆誣也貴鎮於此類重案事前既失於防範事後袒庇部曲堅拒人言該軍弁勇從此益無忌憚官民從此益不敢以實言相告矣欲輿情之不怨其可得乎前此貴鎮初駐涇時發粥搭棚諸惠政涇民靡不歌誦本部堂每爲之嘉慰無已當此營規初壞聲名驟減之際果能嚴於自治實力整頓營規保全舊日聲名在百姓最存公道又將化

怨詈爲歌誦矣不然以愛民始以擾民終先後判若兩人非本部堂拳拳委任之意也凜之凜之至囑至囑

暫理依仁等營事務吳守廷華稟請將依仁營另行委員接帶併歸張道統轄由

下游蘇州雖克而忠侍兩酋尙聚句容溧陽一帶堵逆黃文金亦踞湖州一路屢據稱報均有由皖入江之議卽將來金陵杭州并復羣賊必圖紛紛上竄該守所部駐守祁門係江西門戶亦爲嶺內外第一關鍵防務正須加嚴仰仍遵照前批假滿趕卽回營并飭吳從九先行來皖銷假凡作一事無論艱險平易但須埋頭做去掘井不已終有及泉之日該守於軍務閱歷已